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卷十

程千帆題 



麗文文化事業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卷十

程千帆題



麗文文化事業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第十期

顧問 (依姓名筆畫為序)

王水照 (復旦大學)

朱靖華 (人民大學)

張健 (臺灣大學)

傅璇琮 (清華大學)

黃啟方 (世新大學)

曾棗莊 (四川大學)

楊松年 (新加坡大學)

楊海明 (蘇州大學)

龔鵬程 (佛光大學)

主編 張高評 (成功大學)

副主編 王偉勇 (成功大學)

編輯委員 (依姓氏筆畫為序)

王次澄 (英國倫敦大學)

王兆鵬 (武漢大學)

王偉勇 (成功大學)

內山精也 (日本早稻田大學)

衣若芬 (中央研究院)

朴永煥 (韓國東國大學校)

何寄澎 (臺灣大學)

沈松勤 (浙江大學)

周裕鍇 (四川大學)

孫克強 (河南大學)

張毅 (南開大學)

黃文吉 (彰化師範大學)

莫礪鋒 (南京大學)

陶文鵬 (中國社會科學院)

費君清 (紹興文理學院)

陳友冰 (安徽社會科學院)

韓經太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

詹杭倫 (人民大學)

盧慶濱 (英國倫敦大學)

鍾振振 (南京師範大學)

薩進德 (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

雕版印刷與宋代文學之交互反饋(代序)

知識穿透時空，無遠弗屆流傳，大概與書寫之形制，傳播之媒介，圖書之流通，以及商品經濟之繁榮密切相關。從甲骨文、鍾鼎文，經竹簡、帛書，到紙墨寫本，知識傳播已歷經無數進步與飛躍；相形之下，寫本之輕巧便利，實造就唐代文學之輝煌，唐型文化之豪華。

五代以後，雕版印刷運用於圖書典籍之刊刻，加上北宋右文崇儒，有心推廣印本，科舉考試、書院講學，佛道說法，作詩習文又皆需求豐富圖書，於是因時乘勢，雕版印刷與古籍整理、圖書流通、知識傳播結合，供需相求，遂形成「印本文化」（又稱「雕版文化」）之繁榮昌盛。南北兩宋刻書之多，雕鏤之廣，版印之精，流通之寬，都是盛況空前的。知識的傳播媒介，從寫本轉為印本，不僅書籍加快製作速度，書籍複本增多流通數量，而且對知識信息之傳播交流，圖書文獻之保存積累，都有革命性之成長。西諺有云：「印刷術為文明之母」，誠哉斯言！雕版印刷與商品經濟之密切結合，促使宋代文化蔚為華夏文明之登峰造極。宋型文化與唐型文化不同，雕版印刷之繁榮，促成知識革命，形成尚理、重智、沈潛、內斂之士風與習性，為其中重要關鍵。

反饋，原是電子學術語，原指「被控制的過程對控制機構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足以影響過程和結果。應用在生理學或醫學上，指生理或病理之效應，反過來影響引起效應之原因。雕版印刷之繁榮與宋代文學之發展，兩者共存共榮，交相影響，也自然形成一個反饋系統。唐代文學之輝煌燦爛，清代蔣士銓曾感慨「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宋人面對此種困境，因應策略，首在汲取古人、尤其是唐人之優長，作為自我安身立命之養料；既已學古學唐為手段，復以變古變唐為轉化，終以自成一家為目的。從學習優長，到變古變唐，到自成一家，每一歷程都牽涉到大量閱讀書籍，方能因積學儲寶，出入古今，而斟酌損益，新變超勝。筆者以為：雕版印刷之崛起與繁榮，是宋代文明登峰造極之推手，是宋型文化孕育之功臣，是「詩分唐宋」

之重要觸媒，是「唐宋詩之爭」公案中之關鍵證人。就宋詩特色之形成來說，其中自有雕版印刷之推波助瀾，圖書流通之交相反饋諸外緣關係在。循是可以想見，宋詩之外，詞、文、賦、四六及其他宋代文學門類，及宋代經學、史學、理學、佛學禪宗、道家道教，標榜會通、集成、新變、代雄者，要皆與雕版印刷之繁榮，圖書之流通有關。北宋以來，印本與藏本寫本並行，圖書信息量必然超越盛唐中晚唐與五代；至南宋末理宗度宗時，印本逐漸取代寫本，對於閱讀接受、學習定向、文學創作與批評理論，甚至文化轉型，多有影響。

古籍整理、雕版印刷、圖書流通、閱讀接受、知識傳播，五者循環無端，交相反饋，形成宋代印本文化之網絡系統。就宋詩追蹤典範，擷取優長，到新變代雄，自成一家之歷程而言，近程目標是學古學唐，表現方式有三：其一，編輯唐人別集；其二，評注唐詩名家；其三，宋人選編唐詩。其次，為閱讀唐詩，撰成詩話筆記，推崇唐詩宗風，分享讀詩心得。於是有關唐人之別集、評注、詩選、詩格，皆先後雕印，攸關唐代詩學論述之詩話筆記亦次第刊行，雕版印刷提供宋人閱讀、學習、接受、宗法唐詩之諸多便利途徑。宋人作詩之學唐變唐，宋代詩話筆記之提倡學唐變唐，得印本圖書流通之便利，方能功德圓滿，水到渠成。又其次，詩話筆記提倡學唐變唐，藉雕版印刷之流傳，又反饋到詩歌之創作中，詩學中豐厚的信息量，影響到宋詩之語言、風格、意象、主題，和技法。所謂「有所法而後成，有所變而後大」，宋詩以師法唐詩之優長為過程、為手段，以新變代雄、自成一家為終極目標，傳承與開拓一舉完成，在在皆以唐詩為參照系統，此拜雕版印刷之賜，印本購求容易，圖書流通便利，有以致之。

宋代詩學，極推重詩法，此乃宋人處窮必變之創意策略：就學養與識見言，學理之儲積，必須博覽群書；藝術之薰陶，得力於遍考前作；就師古與創新言，標榜「出入眾作，自成一家」，其中通變代雄，牽涉到藝術傳統之認同與超越；點鐵成金，關係到陳言俗語之點化與活化；奪胎換骨，致力於詩意原型之因襲與轉易；推而至於句法、捷法、活法、無法諸命題，所謂「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筆者深信，上述詩學課題，皆與雕版印刷之繁榮，圖書傳播之便捷，公私藏書之豐富，

士人得書讀書容易有關。試考察宋代詩話之鏤版、筆記之刊行、詩話總集之整理雕印，唐詩選、宋詩選之編輯刊刻，詩話、筆記、詩選中之去取從違，無論提示詩美、宣揚詩藝、強調詩思、建構詩學，要皆可經鏤版，而流傳廣大長遠，「與四方學者共之」。由此觀之，宋代詩話、筆記、詩選之雕版刊行，對宋詩特色之生成，自有推波助瀾之效用。

筆者以為：博覽群書，遍考前作，出入諸家，認同傳統，固然離不開圖書版本；即點化陳俗、轉換原型，甚至超常越規，透脫自在，也無一不與圖書典籍之閱讀與運用有關。宋代詩話筆記所載詩學觀念，部分來自閱讀心得，部分緣於創作經驗，多為因應盛極難繼，處窮必變之困境，所作之系列調整和變通，其目的在尋找出路與活路。於是宋人刊刻現當代詩家別集者多，詩人年譜、詩集評注亦隨之編著；於是又有宋代詩派詩選之編纂，宋人選評宋詩諸總集之雕印。宋人之學古變古，學唐變唐，終能超脫本色，而自成一家人，其中若無雕版印刷之觸媒推助，恐難以奏其效而竟其功。宋代詩人多蟠胸萬卷，學術多方；宋詩不同於唐詩之特色，在宋人廣用「破體為文」與「出位之思」；宋代大家名家之詩，多少有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所謂「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之傾向，不止是蘇軾、黃庭堅、江西詩人而已。原因無他，雕版印刷之影響詩壇文壇，甚至經學、史學、思想界，乃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且無時不在，無遠弗屆也。職是之故，學界討論宋代文學，及其他宋代學術，自不能忽略雕版印刷、印本文化之因緣與激盪。為體現宋代文化之活動實況，學界研究宋代之文學，以及經學、史學、哲學、思想、科技，若能嘗試整合版本學、目錄學、文獻學而一之，研究視角獨特，成果必定新穎可觀。有志之士，曷興乎來？

編纂一種宋代文學研究叢刊，提供海內外學術同道切磋交流之園地，一直是筆者的宿願。回想一九八三年著手編纂台灣版《全宋詩》，一九八八年召開「首屆宋詩研討會」，編著《宋詩論文選輯》，一九九三年編纂《宋詩綜論叢編》、九四年舉辦「第一屆宋代文學學術研討會」；相形之下，總覺得舉辦研討會勞師動眾，經費龐大，牽連眾多，不可能成為經常的活動。出版專刊，可以是常態的學術交流，而且在「奇文共賞，疑義相析」，「舊學商量，新知培養」方面，無異於研討會之功能。以學術《叢刊》版面為平臺

，提供學界心得分享、對話請益之媒介，較不受時空之限制。更可貴的，它有一般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的諸多優點。於是得林壽宏校長（時任市政府首席顧問）贊襄，兩岸三地、及世界漢學界同道響應下，《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終於創立。回想當初前兩期之慘澹經營，真是辛酸甘苦，點滴在心頭。如今，本刊已經熬過了十年，也發行了十期，共發表二百三十三篇論文，可謂洋洋大觀矣！本刊各期撰稿，有老學者碩之說法開示，亦有青年俊秀之心得筆記，雖或工拙不同，然研究熱忱則殊途同歸。必如此，學術薪傳方能可大可久。

本期刊登有關宋代文學研究論文十五篇，大多一時之選。就分體言，可分五大類：其一，詩歌詩人之研究，如陳尚君〈斷代文學全集的學術評價——《全宋詩》成就得失之我見〉，以編纂大型全書之實務經驗，評價北大版《全宋詩》之價值，並提出編纂大型全書之學術質量準則。周裕鍇〈宋代「演雅」詩研究〉，側重藝術手法考察，論述「演雅」詩與黃庭堅江西詩風之關聯，為《爾雅》等經學與宋詩之整合研究，樹立絕佳典範。衣若芬〈蘇軾對高麗「瀟湘八景」詩之影響——以李奎報〈虔州八景詩〉為例〉，考察域外詩人對蘇軾題畫詩之接受；宋代詠物詩之芥子世界、須彌乾坤，由上列二文可見一斑。雕版印刷生發宋型文化，表現理性、內斂、反思、議論之精神，如張高評〈詠史詩與書法史筆——以北宋史家為例〉、莫礪鋒〈陸游「讀書」詩的文學意味〉二文，討論詠史詩與讀書詩，即關涉印本文化、宋型文化。前者注意學科整合、文學流變；後者側重自然意象與文學意味。費君清〈南宋江湖詩人的生計問題〉，指出江湖詩人除干謁外，尚有許多謀生方法和經濟來源，有助於知人論世之考察。其二，文學群體研究，如沈松勤〈文學群體的重組與文學命運的再造〉，從政治文化切入，討論南渡後文學群體之形成，以為江西詩派、蘇軾詞派、道學文派之再振與崛起，皆與黨爭息息相關。其三，研究綜述，陳友冰〈二十世紀大陸宋詩研究述論（三之二）〉、朴永煥〈宋代文學研究在韓國的回顧與前瞻〉，分別報導中國大陸與韓國漢學界研究宋詩及宋代文學概況，很值得借鏡參考。其四，詞學詞派研究，如朱靖華〈也談蘇辛詞派〉，從詞派形成之內涵與特點，闡明蘇辛詞派之形成，有秘響旁通，形異氣同之關連；而且，以「豪放」稱謂「蘇辛詞派」

，並無不妥。王洪〈論宋詞硬瘦體及宋初體〉，探討張先、范仲淹、晏殊、歐陽脩等人填詞，多借鑑詩歌特質，化俗為雅、凝長為短，打破溫柳之香軟肥俗，下開蘇軾「以詩為詞」之先聲。王偉勇〈稼軒「雜體詞」探析〉，探討稼軒詞中集句、櫟括、嵌字、俳諧、辭賦、散文諸體，除角技逞才外，亦多寄意深厚，不可純以文字遊戲視之。其五，其他尚有小說、雜文、書信各一篇：康韻梅〈《分門古今類事》中的唐五代小說〉，參照《太平廣記》諸本，商榷訂誤頗多；且考察《分門古今類事》對唐五代小說之接受，大抵刪減敘事，增添議論，而以闡揚命運前定觀點為全書主軸。劉昭明〈蘇軾〈與章子厚書〉殘簡發微〉，由二句殘簡，運用相關文獻，考索演繹，以推衍蘇軾當年與王珪、章惇交誼之離合親疏，同時牽動政爭與干戈，於知人論世，自有裨益。林天祥〈北宋詠物賦的創新與妙理〉，以詠物賦為例，探討宋人如何「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文中標舉翻案、理趣、達觀三方面作論況，頗富參考價值。

本《叢刊》發行至今十年，回首漫漫寂寞路，最應該感謝高雄麗文文化公司董事長楊麗源的出版贊襄，十年如一日。其次要感謝海內外宋代文學研究同道之惠賜鴻文；其次，感謝內人郭芳齡之精神支持；其次，感謝同仁好友王偉勇之義助，分攤編務。還有本系各屆選修「詩話專題研究」、「宋代文學專題研究」、「宋金文藝理論專題研究」之碩博士生，協助擔任校對。出版有日，愛誌數語如上。是為序。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
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

張高評 2005.3.20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十期）

目 錄

雕版印刷與宋代文學之交互反饋（代序）·····	張高評···	i
斷代文學全集的學術評價——《全宋詩》成就得失		
之我見·····	陳尚君···	1
宋代「演雅」詩研究·····	周裕鍇···	13
詠史詩與書法、史筆——以北宋史家詠史為例·····	張高評···	33
陸游「讀書」詩的文學意味·····	莫礪鋒···	81
南宋文學群體的重組與文學命運的再造·····	沈松勤···	95
南宋江湖詩人的生計問題·····	費君清···	169
蘇軾對高麗「瀟湘八景」詩之影響——以李奎報		
〈虔州八景詩〉為例·····	衣若芬···	205
宋代文學研究在韓國的回顧與前瞻·····	朴永煥···	231
二十世紀大陸宋詩研究述論（三之二）·····	陳友冰···	271
論宋詞硬瘦體及宋初體·····	王 洪···	319
也談蘇辛詞派·····	朱靖華···	345
稼軒「雜體詞」探析·····	王偉勇···	375
《分門古今類事》中的唐五代小說·····	康韻梅···	411
北宋詠物賦的創新與妙理·····	林天祥···	475

蘇軾〈與章子厚書〉殘簡發微·····	劉昭明 ···	513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目錄(1-9) ·····		543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稿約 ·····		553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論文格式 ·····		554

斷代文學全集的學術評價

——《全宋詩》成就得失之我見

復旦大學 陳尚君

從學界已形成的共識來看，衡定大型斷代全書學術品質的準繩，似應包括以下八個方面：搜輯追求全備、注明文獻出處、講求用書及版本、錄文準確，備錄異文、甄別真偽互見之作、限定收錄範圍、作者小傳及考按、編次有序。《全宋詩》雖然有種種缺憾，但畢竟首次完成了全宋詩文的結集，對宋代文史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義。

最近，《文匯報》先後發表方健〈誰都該「求真務實，嚴格律己」——答傅璿琮先生〉（9月5日本版）和張如安〈如何看待〈全宋詩〉訂補中的問題——兼答方健先生〉（10月17日本版），就《全宋詩》的學術評價等問題，表達了尖銳對立的意見。傅璿琮先生是我很尊重的學者，且多得其提攜；方健先生從事實務之暇，潛心學術，多有建樹，與我過從較多，足稱畏友；張如安先生不認識。師友之間的學術之爭是正常的，發展到激烈爭執則是我所不願看到的。我始終堅持學術與友情分開的立場，且以為學術批評不應超越學術範圍。同時，我也覺得，有關討論不僅關涉著作者和批評、訂補者應有的立場，也涉及大型斷代分體文學全集的學術批評標準問題。從八十年代以來，全國高校古委會組織了一系列以「全」字領頭的大型著作編纂，現在已經陸續出書，學術界獲得巨大方便的同時，對這些著作的學術評價也有很大的分歧。我雖然沒有參與《全宋詩》的任何編務，但始終很關注此書的工作，且是其獲得第四屆國家圖書獎特別獎的分組評審者之一。此外，本人曾以一己之力作全唐詩文的訂補，對此類工作有著切身的體會。故謹述所見，希望有助於彼此立場的協調。

一、斷代文學全集學術評價的準則

不加選擇地將一代文學作品總匯於一書，肇始於明中期，先後有馮惟訥《古詩紀》、吳琯《唐詩紀》、胡震亨《唐音統笈》的編錄。至清代因《全唐詩》、《全唐文》等書的問世，引起學界廣泛重視。近代以降，為因應現代學術研究全面客觀佔有文獻的需要，中國學者對此類著作的編修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先後出版或編纂中的著作已知達四十種以上，所涉幾乎包括了各個歷史時期的各體作品。其中影響重大的，「文革」前有《全宋詞》和《全元散曲》，近三十年則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宋詩》和《全宋文》。此類著作的大量出世，必將對廿一世紀的中國文史研究產生極其巨大的影響。但其編修中所涉及的一些具體問題，常有很大分歧。斷代全集的編纂，是工程巨大而學術要求極為嚴格的工作。學界對其期望殷切，希望一旦成書就應讓學者能非常信任地加以引用，因而也常以較高而近乎嚴苛的學術標準來評判這些著作。已出的各書程度不等地遭到一些批評詰難，作出具體訂正的更多。我以為，囊括一代文獻的斷代全書的編修，所涉作者和典籍成千上萬，在成於眾手又缺乏索引的情況下，有一些出入不當是不可避免的，以專治一人一書的態度來評價這些大書，顯然有失公允，希望嚴厲的批評者能站在編修者的立場上予以體諒和寬恕。當然，為使讀者能放心地引用，指出存在的缺失也很有必要。從學界已形成的共識來看，衡定大型斷代全書學術品質的準繩，似應包括以下八個方面。

其一、搜輯追求全備。全備在任何一種書中，都只能是相對的。追求「幾於無一字一句之或遺矣」（俞樾〈唐文續拾序〉），只能是編修者力求達到的目標。《全唐詩》編成至今，已補出六千多首，但據我所知，在明刊《錦繡萬花穀別集》、清鈔本《類要》、宋刊本《廬山記》、日本伏見宮存《雜鈔》、韓國奎章閣存《名賢夾註十鈔詩》中，仍有數量可觀的唐詩可補，敦煌寫卷和《道藏》中也頗有孑存。

其二、注明文獻出處。最初輯錄唐詩的胡震亨、季振宜沿明末學風，于

文獻來源僅作部分說明。《全唐詩》編修者迫于期程，無力備考出處，為求劃一體例，將胡、季二書的原有出處大多刪落，最遭後學譏彈。嚴可均《全上古三代兩漢三國六朝文》逐篇說明文章來源，其學術品質顯然優於《全唐文》。近代以來諸書，一般均說明文獻憑依，以便讀者覆按原書。但同注出處，也有高下之分。一是所據文獻是否為最早最可信的記載。二是能否備錄作品在較早文獻中的引錄情況，並出校異文。就此來說，《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和《全元散曲》較為優勝。

其三、講求用書及版本。大型總集編纂，用書數量巨大，一般於有別集傳世者尚注意廣求異本，其他古籍常隨得隨用，未能講求史源，未能廣徵別本。雖然用書務求初源，用書務求善本、原本、足本，雖是常識，真正做到很不容易。筆者輯錄唐詩，許多書的版本選擇都幾經反復，深有體會。

其四、錄文準確，備錄異文。古人作品流播廣泛，作者原作經不同途徑傳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大量歧互異文。斷代全書有責任溯本清源地理清原作與流布異本的先後關係，為讀者提供盡可能準確的文本和豐富的線索。然而成千上萬篇作品，每一篇都有其流布和研究史，要理清談何容易。一般來說，能正確地選定底本，出校有代表性的異文，減少錯字，不輕作定奪，也就可以了。

其五、甄別真偽互見之作。古人作品的傳誤依託，是非常普通的現象，且致誤作偽的情狀原委紛繁複雜，有些已很難究詰。若舉其大端，則有四類：一為傳誤互見，即甲某之作在流傳中誤為乙作；二為偽作，歷代名家都有被假冒的作品；三為依託，如呂洞賓其人未必實有，而宋、元、明、清皆有依託其名之作；四為虛構，最顯著的即為志怪小說中的仙鬼妖異之作。傳誤既可能發生於同時代人之間，也可能隔數代而致誤，文體之間也可能交叉致誤。大型全書要提供可信文本，對這些互見誤偽之作務必作出逐一的考訂，以確定歸屬，說明誤傳原因。《全宋詞》採用存目附考的體例，即於互見傳誤之作，是者存錄，加附按交代誤傳情況，誤者刪去，在存目表中記錄傳誤書證，並加考證裁定歸屬，異代傳誤者則另附作品，體例最善。

其六、限定收錄範圍。看似簡單，實極為繁複。從空間範圍，一般應以中國疆域內之作品為限，外國人僅存在華所作。時間範圍，各書都有專門的

限定，麻煩的是易代之際人物及其作品，各書寬嚴出入較大。語言範圍，則涉及民族文字作品。文體限定，在詩文之間，牽涉到一些韻文的歸屬。詩詞之間，涉及到大量過渡期作品和後世改詩為詞的作品。詩體又涉釋道偈頌章咒的判定，《全唐詩》就把王梵志詩斥為「本為歌詩之流」而不收。文章則涉成文與否、原文及史傳改寫的區別，以及僅存事主祈願的供養、造像題記、僅存敕目及任免的制敕可否視為文章等，還有單文與專著的區別。

其七、作者小傳及考按。斷代全集大多以作者立目，作者小傳，對編次全書及讀者瞭解作品都極重要。此點各書大致能做到，其中傳記能說明文獻依據更勝，能將作者事蹟據存世文獻無大掛漏訛誤地全面扼要表述者尤勝。有著作或別集存世者，應說明其著作流傳存逸狀況，據別集整理者，更應說明版本源流及整理所據版本。此外，凡錄自史傳、筆記、詩話等書中詩詞而原書記載寫作本事者，錄作品時應連帶摘錄本事。所涉作品的作者歸屬、真偽歧異、題序及本文有顯著別本等情況時，應加考按以介紹前說，舉證辨析。

其八、編次有序。歷代總集有分體、分類、編年、以作者先後為序多種類型，從《全唐詩》以後的斷代全集，一般均以作者立目，但在先後次序上，《全唐詩》區分君臣、男女、僧道身份後，再以時序先後編次，反映了當時的認識。近代以來大多採用以作者世次先後為序，不再區別作者身份，顯示了時代的進步。在世次排列上，又有生年為序和卒年為序兩種，一般取一端即可，很難優劣。每一作者下作品的排列，明末風習是區分文體排列，沿《文選》的分體方法，清代大多沿而不改，今人則更多地主張循原集編次而不分體，以保存原集本身的豐富資訊。

以上八點，應該是斷代文學全集學術評價的主要事項。就各書來說，只有相對做得更好一些，而難以達到盡善盡美。比如第一點的全備和第五點的鑒別，即要求努力達到求全求真，但求全則必然魚龍混雜，求真則必然刪棄難以判斷清楚者；按世次先後編次是大的原則，然而一個時代的作者，身世記錄完整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多數作者只留下一鱗半爪的記載，排列也就只能作相應的推定，必然會有許多出入。正因為此，就此類書的編纂來說，應該努力追求完善，而對批評者來說，則應理解其所涉之複雜，評價宜相對寬

允，不必求之過甚。

二、《全宋詩》的編纂難度和學術成就

《全宋詩》開始編纂於八十年代中期，其後不久我就有機會見到該書的凡例和編纂細則，感覺在許多方面還可以有更高的追求。陸續出書後，也發現有不少缺收誤收的例子。即便如此，在全書出版後，我仍然認為此書是最近十年間中國古籍研究的最重要收穫之一，且達到了較高的學術水準。作出這樣的評價，決非護短，也基本排除了個人恩怨的因素，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我做過類似的工作，深知達到目前狀況已經很不易；二是宋詩的編錄基礎很差，宋代文獻的保存情況遠比我所熟悉的唐代要複雜得多，《全宋詩》能夠達到現在的規模，編纂者所付出的努力是可以想見的。

宋代立國比唐代長二十多年，但存世文獻的數量，則數倍于唐代。宋人文集保存至今者，也超過唐代四到五倍。唐代存詩在1000首以上的只有3人，宋代估計在百人以上。宋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錯收誤錄非常嚴重。同時，宋詩編錄和研究的情況，比唐詩要差很多。全部唐詩的編錄，可以追溯到南宋，明清之際幾代人作了持續的努力，才有《全唐詩》的出現。即便如此，《全唐詩》的缺收和誤錄，都有數千例，小傳更是在在多誤。《全宋詩》是筆路藍縷的工作，稍微近似一些的书只有厲鶚《宋詩紀事》和陸心源的《補遺》，沒有依憑，難度可以想見。

就此而言，《全宋詩》的實施計畫，雖有缺失，但是務實的考慮，保證了編纂工作的完成。就編纂者的敘述以及我所瞭解的情況，其實施的過程大約如下。一是劃定有關宋詩的書目，組織人力對各書中宋詩保存的情況，作逐書的普查，逐詩登錄備案。二是將重要的文集，委託有專門研究的學者進行整理。小集以及散見作者，則由編輯室人員整理。三是通稿編次，劃一體例，寫定成編。由於稿成於眾手，這部分工作量很大。

《全宋詩》編纂的務實態度，可舉幾例。一是用書普查的範圍，先確定以《宋詩紀事》和《補遺》已用書為重點，對此我雖不盡贊同，但不至使全

書闊漫無歸，能較快地結纂成編。二是體例規定集外詩一般僅存較早的一個出處，而不作備錄多項出處。三是錄詩僅錄本文，相關的有關此詩寫作過程的敘述，一律從略，雖然不便於詩意的理解，但也省卻許多麻煩。這些體例當然都有可議之處，但使全書編纂的線條相對清晰而易操作。

《全宋詩》的成就，我想特別指出以下幾點。一是首次完成了宋一代詩歌的全面結纂，為有文集的作者補充了大量集外詩，對9000多位無集作者作了詩作的首次彙集。二是對所有宋人別集中的詩歌作了認真校理，一般都曾利用了傳世的主要善本，作了全面的校勘。各集整理都有文本交待，且一律保存別集原編的先後次第，從而最大程度地保存原集的資訊，如北宋諸集中詩，分古近體後大致保存了作品先後寫作的次第，對學者考定作品繫年和寫作動機，是極重要的線索。三是所有散見作品都說明文獻來源。四是為近萬名作者作了生平勾勒，並說明依憑，雖不完備，已很可貴，因為其中絕大部分作者此前沒有任何研究基礎可言。五是對部分作品的作者歸屬、真偽歧異、題序及本文有顯著別本等情況，有所考按和甄辨。

《全宋詩》和明年可以出版全書的《全宋文》，雖然有種種缺憾，但畢竟首次完成了全宋詩文的結集，對宋代文史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義。

三、《全宋詩》存在的主要缺憾

《全宋詩》出版第一批五冊的時候，我就發現有不少缺收、誤收的例證，曾向編委會提出數十則意見，並提供了失收文本的影本，但始終沒有形成文字發表。我做唐五代詩輯錄考證，所閱文獻與他們有很大不同，提出不同看法很正常，提供編纂者參考就可以了，不必擴大影響。現在有關問題已經都攤出來了，我也不妨將所見提出來，以供讀者和編者參考。

《全宋詩》因涉及頭緒過於繁難，劃定了初步的用書範圍，前文雖肯定是務實的考量，但應用而未用文獻之多，不能不指出。方志僅以《宋詩紀事》等書已用者為限，缺漏的不少。于佛藏僅用了《五燈會元》等幾種書，沒有輯錄的為數很大，比如宋僧語錄現存幾十種，包含了為數眾多的詩偈，《

五燈會元》所依據的五種書全部完整存世，也多可補充。《道藏》中宋人書很少利用，而用詩詞弘道是宋、金、元道士的普遍習氣，《全金元詞》中半數作品出自《道藏》，不應該忽略。

用書版本，于成集作者的文集整理，較注意版本校勘。其他用書，多數選取通行的一本，未能盡善，用了較多的四庫本，又沒有提供全書的引用書目及版本，稍有遺憾。

將《全唐詩》與《全宋詩》作一比較，不難發現前書的最後部分，收有二十多卷無名氏以及神仙、鬼怪、夢、諧謔、歌謠、讖記、諺語之類作品，但《全宋詩》則沒有這些部分。無名氏雖有少數列入正編，多數似乎並沒有編錄。神仙鬼怪多數見於道書和小說，《全宋詞》另作宋人小說所見詞來編錄，也是一種處理。《全宋詩》可能是因這部分難以整理而一律未編，留給《補編》處理，不能不說是大的缺漏。

對於宋詩的互見誤傳情況，《全宋詩》取則《全宋詞》的體例，有存目、考按的規定。很遺憾的是，這一體例只在很少一部分詩作的處理中得以實施，沒有能夠貫徹始終，更說不上精緻準確了。許多重出誤收詩的編錄，就是因為沒有堅持始終所致。此外，大多詩歌僅記一個出處，浪費了前期普查所獲得的豐富資源，不便於作進一步的研究。不錄相關本事，也不便於詩意的理解。

以上幾點，我以為是較大端的問題。對照本文第一節所述，當然還有一些可議處，不一一指出了。至於小傳有細節出入，一些人物年代判斷存在偏差，編次前後不盡恰當，一些作者還有作品可補，應該指出，但不是主要問題。

四、有關《全宋詩》爭議之我見

《全宋詩》是一部收詩二十多萬首，作者近萬人，總頁數達到45698頁的大書，有一些錯誤，很正常，予以糾訂，也不無意義。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就有關爭議的雙方來說，無疑都是有益的格言。作為《全宋詩